



車禍

咚咚

若不是發生在身旁的事情，往往不能帶給人多大的警惕作用，但這一起車禍的受害者，就在本院內——。

本院中醫五的某同學，騎機車在十字路口上與他車相撞，造成頭部重傷，據報導，腦細胞受嚴重損害，全院同學捐血相助超過一萬c.c.。醫生已表示無望，但家屬仍不肯放棄，渴望奇蹟出現。

雖然我會對這位同學及其家屬表示同情，但這車禍的結果，這位同學多少要自己負責。

不知從多久以前，政府就呼籲騎機車要戴安全帽，但是多少人會去注意關心呢？別小看一條生命，父母不知花了多少心血精神金錢，才能使他茁壯成長，國家也不知道投資了多少的教育費用在他身上，正待他出社會後有所貢獻，可以說，他欠了家庭與國家一身債，竟如此不知看重自己，其實，不只他，社會上還有很多個他，如果一個人死得如此不值得，那就太沒意義了！

由這起車禍，我又重新想起了國人對於交通規則的漠視，和日本比起來，我們真是如同沒有交通規則一般。我國對於車禍肇事的賠償比日本要輕多了，撞了車，賠賠錢從此就沒事了，才會有那麼多摩托車敢死隊和

時速達120公里的野雞車出現，因此常常走在路上，聞聲飛過的騎士總讓我捏一把冷汗，深怕血腥場面的出現，他們真是「己欲達（達西天）而達人」，甚至連旁邊無辜者的生命也受到威脅。日本對車禍肇事賠償之慎重地步，竟使在高速公路上難得一見超車現象，也許有人會覺得何必做到這種地步，但想想，忍一時之快若能保一生之命，有何不可呢？戴安全帽固然麻煩，但車禍發生後再來戴，為時已晚矣，何不早做防備？

針對當前國人對交通安全的漠視，我覺得交通規則可以再加以修改，像戴安全帽是可以強制執行的，畢竟人沒有經過震撼，是不會感受到注意安全的重要性的，所以強制規定是出於對「人」生命的看重，絕不是像某些人所說妨礙自由；事實上，我國的交通秩序也早就有待改善了，常有剛到台灣來的外國人不敢過馬路，我國交通秩序與他國相形之下，的確有待改進。該撇開各式各樣的其它經驗與知識，只尋覓和遵循一件事，以便能夠心如明鏡般的分辨善惡，在機會允許之下和在各種情況下都選擇較佳的生業。因此，第一個選擇的人，不可不慎，最後選擇者，也不用絕望，因為只要抉擇明智，勤奮努力，還是能有一個幸福的生業者。

有名的日本小說家芥川龍之介，在他的自傳式的散文詩「阿呆的一生」中曾有如下的一節：

「……高架電線，依然迸發著銳利的火花。他檢視了整個生涯，却沒有感到特別想要的東西。除了這紫色的火花，淒烈地迸發在空中的火花，即使和生命交換了，也想把握住……」

在高架線迸發的紫色的火花，美麗而或許會在瞬間消逝的東西，却值得以生命去交換，這樣的發想，可以說是在倦怠的人生，或平凡無意味的日常之中，企圖把握住什麼令人感到新鮮，喚起人的昏睡的精神的，具有追求創意，刺激而愉悅的感動的心情吧！

寫詩這種行為，若不是從現實脫出，而在虛構中追求夢的行為，必然是從凝視日常生活中，喚起「再生」的自我的精神的作為吧！當然，這種說法只是粗略而片面的比喻。但是，無可否認地，在幾乎是千篇一律、單調，成為定型的日常生活之中，發現詩，發現從日常而感知的鮮烈心情；對於同樣是平凡過活的詩人是一種挑戰。不只是對於自己敏銳的詩人的觸覺的挑戰，尤其是對於達成不沈溺於日常自己的生的，摒去陳腐，而發現新世界的挑戰。畢竟，不管如何優秀的詩人，總是有其體驗的限度，有其生活的範疇，不時地如同磨亮了利刃一般，閃閃發着光的詩人，正是在這種圍了自己的「範疇」之中，伸展敏銳的觸鬚，藉詩從事「極限」的



詩與人生



陳明台

精神領域的探索與捕捉。

2

以日常的生活做詩的題材，也就是從正視平凡的周遭存在而寫詩，並不是一件討好的事。大抵上，日常性的詩，易淪于平凡而無感動的俗作，甚或往往成為粗略而表面的景象的描寫。但是，能夠超越了一般的感覺，陳腐的內容，則生活的詩，也會發揮它的令人易于感動，十分真摯的優點，成為佳作。尤其是，生活的詩，題材幾乎是沒有限制，而隨處可以發現，可以使人感受到詩與生活的密切接合的焦點，詩的廣闊而親切的世界。

郭成義的「家庭詩抄」一輯作品，可以說是，最足以顯示生活詩的特色作品。詩人在「家庭」的日常生活中，透過與妻子、兒女的觸覺而發展的這一輯創作，可以顯示詩人對於生活的熱愛，對於週遭的深刻觀察。特別是，不淪于俗的感覺，以及將詩的焦點延伸為具有共通性的感覺方式，令人感到生動而新鮮。

被我信賴多年的妻

與我有了爭吵

我以為那是不必的

但是妻仍然很生氣

我誠摯地把我的手

往她的腰部挽去

我想說

我愛你

她却驚急地

以為我在向她攻擊

立刻在我手腕上

抓下了幾道深深的

指痕

不肯流出的血

在鮮紅的指痕上

緩緩寫下幾道

人間的血跡

這是在這輯詩作中，題為「誤會」的一為，夫妻爭吵的行為，幾乎是任何一個家庭中都會存在的日常瑣事，在這兒，詩人却從這種極為「陳舊」的瑣事，發展出他的愛的感覺，進而觸及人內心存在的類似「猜忌」的劣根性，愛的行為被誤會為攻擊的行為，而反擊的妻子的心情乃是一種自然的心情吧！而也許是透過此種誤會的冰釋與化解，人與人之間才能產生真正心的交流而得到真正的諒解，產生真正的愛吧！「人間的血跡」正是最自然而純粹的作為心的交流的象徵也說不定。在這首詩中，我們看到昇華于一般描述俗世而千篇一律的夫婦感覺的，詩的具有魅力的新的發現，相對於這首沈潛于家庭內的事象而表現的作品，他也寫了，透過對於自己最靠近的外在現象的觀察，聯結著人生的哀愁感的作品：

幼年的巷子

現在還在走

跳繩一二三

猜拳一二三

拍球一二三

捉迷藏一二三

孩子們的遊戲

是一條跳動的脈搏

使這條巷子活下去

偶而

也會聽到

大人們慘烈的遊戲

一二三……四 （巷子一二三）

沒有太大的改變環境，童稚的少年們的遊戲——沒有醜惡的形象的單純行為——，以及大人們慘烈的遊戲這三個焦點組成的這首詩，實際上投影了人生的構圖而存在。經驗了大人的鬥爭而活著的疲憊的心情的詩人，同樣也是對於生的倦怠強烈地感受，而有著悲愁感的人吧！不能不在慘烈的遊戲之中活下去的人，切身而真實的生活感覺，因為孩子們無邪氣而快樂的遊戲，作為強烈的對比而表露無遺。可以說，這兩首詩，都是以做為活生生的俗世中的人的立場，而抓取生活的感覺，却不淪于俗套，而具有令人感動的鮮烈質素的優秀作品。

3

相對於郭成義的生活的發現，曾貴海的職業的感覺，以及緊緊地扣入現實的生的表現方式，也是追求詩的日常性的傑出的方法。曾貴海是一位醫師，透過他的醫師的冷澈

的透視，他的作品中，不只是有意從日常擷取鮮烈的感動，而且企圖在聯結「現實」上發揮詩的功能。

不知道那個病人

匆匆忙忙反把藥拿走

却留給我

一串鎖匙

翻看著它

像是外科醫生手中的斷肢吧

失去了枷鎖

能夠在這水泥石木松和鋼鐵的城市

活下去嗎

休診後

把它掛在鐵柵外

或許

他正奔馳在秋末冷清無聲的街道

迫尋

門等著他

這一首題為「鎖匙」的他的詩作，實在是一首令人再三咀嚼的佳作。作為醫生的冷澈的眼，不只注視了病人的肉體，更注視了病人的心，以及病人活著的這個荒漠而無情的世界。首先他具有一種強烈的悲天憫人的關懷。遺忘了鎖匙的行為成為詩的素材，遺忘鎖匙本身，却是日常生活中隨時可能發生的事情。同時，就詩人看來，遺忘鎖匙，實在是

如同失去枷鎖的一種反而是可以「解脫束縛」而自由的行爲，問題是「能夠在這水泥，木板和鋼鐵的城市活下去嗎」這樣的反問，深深地令人感到活著的無可奈何的哀愁，所以，爲了活下去，一定是：「奔馳在秋末冷清無聲的街道／追尋」的這個人多麼令詩人擔心，從物的客觀的描寫，我們可以感受到，詩人在傳達著，人與人之間誠摯的關愛。而生的哀愁，人的存在的無奈，以及這種詩人的愛，透過完整的詩的表現多麼令人感動。這首詩的成功，也是在於新鮮的發想，以及聯結了共通的哀愁感。這種新鮮的生的發現的欲求，在他的另一首作品中，也可發現。

一波接著一波
自遙遠的海平線
一路上顛簸地奔逐過來的
波浪
碰上岸邊
而緊叫起來
化爲細碎的
夢的白花

夢的白花，實際上就是生活中的「驚訝的發現吧！」碰上岸邊而驚叫起來的極爲平凡的波浪，成爲夢一般的詩，這是在日常睡眠著的感覺中，發現的詩的感覺，自是不用置疑，詩人惟有時時保持類似這樣的新鮮而叫人戰慄的感性，才能脫出庸俗的層次而有所提昇。

但是，除了上列的兩首感性極重的作品之外，曾貴海也有極爲接近現實的詩人的眼

剛被診斷出來
依約到達的那個肺癌病人
山東籍的教師
高瘦的身子不願表情的臉
倦態加上病容

黑板上寫了三十多年的白粉筆字
暗示他
家在那裡
太太怎麼沒來
朋友呢

他只是沈默的搖搖頭

漸漸地搖重了頭

突然一顆淚水啜的滴在

臺灣的地圖上

蔓延

這首題爲「某病人」的作品，是以「鄉愁」作主題的作品，同樣顯示了詩人對於周圍的強烈的同情。流浪而始終沒有家的感覺，這種最易令人共鳴的心情，透過醫生與病人之間的互相交流的場景的安排，極爲生動，簡潔的描述了，本來看病這種行爲也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份，已經習慣的行爲，詩人却將其新的發現，連結了「現實」，由於政治的因素造成的個人的悲劇，令人可以無限地擴大聯想，而形成問題探討的心情。

可以說，曾貴海的超越日常性的努力是根源於其敏銳的詩的思考，以及慎密的詩的形式的處理，並且有其關注人的溫暖的心情而形成具有共通的愛的追求。

4

曾貴海的愛是一種同情與關懷，則旅人的愛却有回顧于自己的生，而透過日常的物象作媒介，表達了對於母親的摯愛的獨特的性格。如「胡琴」一詩：

自胡琴橢圓的肚子
拉出成串「阿母」的聲音
於是眼裡飛出一隻孤單的稚鳥
跌入故鄉的小小病房
不再飛的翅膀
輕輕地停在阿母的手上

少女臨去的遺言：「阿母？阿母」

就是這把胡琴唯一的調子

這首詩裡的人物少女與母親，場景病房，以及貫串了這些的愛與死的感覺，十分自然，生動而可以令人體會。胡琴這個東西作爲整首詩的媒介，顯示了母親的愛的渴求，死的哀傷，可以說是一首晶瑩而感人的小品。而詩人用的是客觀的描寫方式，簡潔的交代了「故事」的內容，更透露了淡淡而揮之不去悲傷的感覺。同樣地，以母愛爲題材，旅人還有一首「電風扇」：

站立著母親的心
疾速地給出一片退燒藥
一聲聲沙沙
呼喚孩子
你在那裡

發燙的肌膚吃下退燒藥
現出舒服的顏色
孩子
只要你腦裡的清涼

經常洗出母親的照片
我日夜工作
算得了什麼

但是給出一片退燒藥的母親
自己發燒的時候
誰給她退燒藥

把電風扇，聯結于母親的這種發想，首先，顯示了詩人不凡的感覺，從聲音、效用，以及物的形象把親情襯托出來，物象本身又是日常生活中，時時在使用，令人熟悉的東西，這樣的詩的處理方式，可以說是超越了日常的物的感覺而聯結于一般人的心的方式。而兩首詩都含有從日常平凡的事物中，控制真摯的親情的強烈的慾望。這種真摯性的追求，也是詩的日常性的追求過程中，易產生令人感動的因素。

5

本來，詩人就是活生生的人，同樣地必須在俗世中浮沈，而沒有絲毫必要裝腔作勢的人。詩的日常性的追求，只是詩人追求「真實」的一種方法，如上述郭成義、曾貴海、旅人之人的詩作中，努力於打破陳俗，發揮生活中的詩意，以及藉共通的人的感覺或愛的心情而顯示詩的真摯的性格，令我們可以感覺到詩的溫暖而令人喜愛的魅力。證實了詩的發現，也就是從日常性的追求中，擬視自己的生，以及擷取超越了凡俗的生活感覺的精神，其中含有詩人對決于自己的環境的精神，而可以達到把握住異質的詩的存在的可能。